

劍師傳奇

帝境魔蹤



其人其书

黄易乃新一代武侠小说作家，自创《异侠系列》和《玄幻系列》。以独特的笔触，深刻的思想，妙想天开的情节和动人的性格，展示新奇的意境。并将其研究数十年的玄学融入作品中，使其书一出台便受到港台读者疯狂的欢迎，俨然带起一股新武侠小说的潮流。黄易小说以最奇异的笔下世界，以他那种独特的震撼性的方式和风格，征服了华人中所有爱好武侠小说的读者。如果说，在武侠文坛上，金庸、古龙、梁羽生曾“三国鼎立”，各成一代宗主，那么，在众多后起高手中，黄易一出江湖，便脱颖而出，在顶级高手中独领风骚。虽说其中真正的影响，现时犹言之过早，但黄易成为武林一代宗主却已毫无疑问。这对于已辞去大学教席，隐居于自己写作王国的黄易自己，也是始料不及的。

看黄易的书，有若跨越了现实和幻想的边防，踏足于一个接一个玄异的梦域里。无论在他超时空的国度里，又或在古老日子武道的追求中，他都在寻找人类超越自己的可能性（体能和智力的极限）。其丰富的想象力，不拘一格的布局，宏大缜密的构思，紧凑精妙的情节，峰回路转的结局，着着出人意表，使读者不忍释手，欲罢不能。在当今武侠文坛人才凋零、多数作品精制滥造的情况下，黄易小说的出台，不仅在武侠小说惨淡经营的市场掀起新的热销浪潮。而且由于其小说异峰突起，更使热爱此道读者快慰的是，又有一位大师的旷世之作，使我们的人生多姿多彩，心灵不再寂寞。

目 录

第一部 帝境魔踪

第一章	温柔乡内	3
第二章	临别依依	21
第三章	怒海惊魂	26
第四章	再回帝境	31
第五章	重会玉人	40
第六章	闪灵妙舞	48
第七章	夜狼之行	55
第八章	沙漠之王	66
第九章	手刃仇人	73
第十章	十大巫神	89
第十一章	温柔窝	103

第二部 日照皇城

第一章	擒贼擒王	117
第二章	谁是俘虏	137
第三章	情场战场	149
第四章	香艳旅程	157
第五章	比翼双飞	175
第六章	恍如隔世	182
第七章	吾儿兰飞	196
第八章	刺杀行动	206

第九章	偷天换日	213
第十章	刑室之战	220
第十一章	称雄帝疆	228

第三部 巫域争雄

第一章	君临帝土	233
第二章	胡天胡帝	241
第三章	妻儿之乐	254
第四章	均分疆土	261
第五章	改变计划	267
第六章	远征巫国	276
第七章	迎浪之城	287
第八章	凤城艳后	299
第九章	心有灵犀	309
第十章	心灵笔记	319
第十一章	狂雨法师	331
第十二章	兵来将挡	344

第一部

帝境魔踪

第一章 温柔乡内

温柔乡内

豪仙湖的主码头旁，泊满了各种各样的船舰，包括了从黑叉人手上得到的大小黑魔舰，一些经历了战火残存下来的净土船；此外，还有两艘帝国战舰。它们将会把我或返我心爱的故乡，一个我留下了无数痛苦，无数甜蜜回忆的地方。

它如今会变成怎么样子呢？

这是个我想起也感战慄的问题。

我很想知道答案，但又怕那是一个残忍的答案！

在美丽的净土里，除了凤香不幸的惨死外，幸运一直伴随着我，但它会否在别处仍是那么眷宠我呢？我或者已拥有在某些时刻预知未来的能力，但大多数时间我仍是个在黑暗中摸索的瞎子，例如我很想知道华茜的近况，她是否也像妮雅般怀了我的孩子呢？

但抱歉地对此本大剑师是一无所知！

没有人知道！能预知将来是否便能改变将来？

能预知将来，是否从此便没有了“期待”这回事？不！绝不！假设我知道华茜仍是安然无恙，我渴望重见她，再把她搂进怀内去轻怜蜜爱的“期待”便不但不会有半点减退，还会更集中，更炽烈！因为我再也不用分神去担心噩运降临的可能性。

到了要回帝国的这一刻，我才忽然省悟到自己其实是深爱着这以为一直得不到我兰特真爱的美女。

因为自离开她后，无论在和采柔缠绵于荒漠的小帐内，又或搂着红月的小蛮腰往天梦河策马驰去的一刻，我都没有把她忘

记。

对她的思念已变成了一种钻心的痛楚。

通过大窗，我呆看着晨光恩宠下的聚仙大湖。

美丽的大湖啊！你真是得尽仙法的护佑。

采柔赤裸的娇躯从背后贴上来，纤手环抱着我的腰，再用力一紧，使我深切感受到她对我的热恋。

我微笑道：“人的最终目的是否就是要成为神仙，否则也不用跪拜它们，采柔头号长老，请指点你的小学徒一二？”

采柔在我肩头狠狠啃了一口，幽幽一叹道：“兰特！我真舍不得放你走！”

我一呆道：“这是你第一次直叫我作兰特，我这小学徒是否因不及格而被长老你降了级呢？”

采采用她动人心魄的胴体用力地磨擦着我青腿的每一寸地方，狠狠道：“兰兰特兰特，现在我欢喜说什么便什么！自从大剑师准许我永远留在他身边时，采柔便忽然得到了自由，再不受任何事物拘束，变成神仙了。”说到一半时，她甜美低沉的性感声音愈转温柔，真情流露。

我失笑道：“或者神仙就是这么他妈的一回事，所以只要人类找到他们自己本身最珍贵的某件东西时，就等若是神仙。据采柔长老一向的指导，使我们成为神仙的，那么该就是“爱”吧！”

红月笑嘻嘻来到我身边，挽起我的手臂道：“告诉红月！昨晚舞会开始前，雁菲菲找你干吗？”

我看着她含苞初绽似的娇嫩身体，想像着雁菲菲脱掉衣服含羞候宠的样子，微笑道：“她想我给她一个孩子。”

妮雅的声音突然从床上传来道：“什么？”

我接着采柔和红月，回到床旁，看着仍拥被高卧的妮雅和龙怡，正容向各女道：“坦白告诉我，你们有谁收过像珠鸟碗那类的珍贵礼物？”

妮雅娇嗔一声，一拳打在我坚实的腹肌处。吓得蜷伏床侧的大黑也惊愕地抬起头来看着我们。

我扮作痛苦万状地跪在床边，求饶道：“女公爵请饶本小剑师一命。”

众女登时笑得前仰后合。

红月鼓掌道：“无敌的大剑师终于失去了长胜的资格。”见到我罕有地装模作样，这小妮子那会放过起哄的机会。

我苦着脸道：“当然！两个打一个，我那是对手。”

妮雅横了我一眼道：“两个爱你一个，又不见你感觉得到。”

龙怡搂着妮雅道：“大剑师还未走，你已变成个深闺怨妇了。”

采柔认真地道：“怀了孕的女人是很情绪化的。”

我揉着肚皮站起来淡淡道：“怪不得本小剑师被打了。”

众女笑得弯腰捧腹。

我心中泛起即将离别的情绪，一阵黯然，轻轻道：“起来穿衣吧！我们登船的时间到了。”

我步往码头时，在大祭司率领下，净土在聚仙湖的祭司和将领们，全迎了上来，只缺了花云和灵智。

大湖旁是密密麻麻的净土军民，齐来送别。

我的眼光由那两艘帝国船舰扬起的风帆移回来，看着立在我面前的大祭司。

大祭司伸手过来紧握着我的手，正容道：“我以大祭司的身分，代表净土每一个人和他们的子孙，与我们最敬爱的大剑师进行触手礼，并请大剑师给我们指示净土未来的道路。”

我微笑道：“说到治国安邦，你们比我高明得多，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净土人能善待黑叉人留下在净土的子孙。”

大祭司肯定地道：“大剑师放心，净土人已从大剑师处学晓

宽恕敌人之道，仇恨会愈缠愈深，只有爱才能带来和平。”说完后，松开我的手，转身向众将道：“你们都听到了大剑师的指示和我的回应吗？”

众将轰然应诺。

远在两岸旁的欢送人群当然不知我们的对答，但也不甘后人地呼叫起来。

海潮般的声浪，确使人情绪激荡。

我看往蓝天白云，一阵感触！

净土从苦难里被解放出来了，但这种和平只是一个短暂的表现，只要一天巫帝仍存在着，就没有真正的和平。

站在左侧的龙腾皱眉道：“黑叉人虽被赶走了，但事情还未完结，大剑师怎可不说清楚净土人以后应该怎么做呢？”

红石接口道：“勿忘了你是我们的圣剑骑士，你的话能为我们带来好运。”

妮雅在我身后悠悠道：“何况大剑师你老人家还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呢！”

我差点要提起后脚给妮雅一记，不过想起她小肚内我那宝贝女儿，当然不敢轻举妄动，苦笑一声道：“圣剑已断，我这骑士早被解雇了，说到预知未来，我比不上我的知己老前辈天眼……”

红晴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大喝一声，打断了我的话，以从未有过的认真神情道：“若大剑师还不明白我们净土人的心意，大剑师请亲口说出以后再不把我红晴当是朋友。”

我心中一阵感动，佯作责怪地瞪了他一眼后，眼光缓缓扫过众人，当来到雁菲菲的俏脸时，微微一笑道：“菲菲！告诉我，你们能否在重建净土的同时，扩军备战呢？”

雁菲菲俏脸刷地粉红起来，但语气却非常坚定地道：“只要是大剑师说的话，净土人便能办到。”

对我来说，没有比女性的娇羞美态更赏心悦目的东西了。

我眼光移回大祭司处，喝道：“好！就是这句话，当我再回来时，便是远征巫国的时刻！”

众人静了一静，才爆出震天的欢叫声。

霎时间，远近的人齐声欢呼起来，整个聚仙湖激荡着使人热血沸腾的情绪。

这时不耐烦的大黑由采柔身边钻到我脚下来，我一声长笑，抱起大黑，往登船处走过去。

六祭司等慌忙跟在两旁。

我心中不断翻腾着离愁别绪！当我的船开出后，他们便会各自回到被指定分派的地方，展开重建的工作：安抚饱受伤害的人，恢复地方的生产力，从废墟里建出更美丽的城市，让鲜花铺满净土的草原，让动物再不用为求生而逃命。

而我则会返回帝国，面对扑朔迷离的将来，正等待着我的命运。

我能改变它吗？

在大祭司等十多艘船的簇拥欢愈下，由翼奇等操控，易名为“圣剑号”和“飞雪号”的两艘帝国舰，载着大黑、飞雪、众女、雁菲菲和我，到了小仙河与聚仙湖的交汇处。

龙歌红晴等都希望能像采柔等直送我至临海的望海城，都给我严词拒绝了。他们宝贵的时间应用在净土的重建上，而不是陪我喝酒惜别。

我们站在“圣剑号”的船尾，向着逐渐小的送行船队挥手，直至转了一个河弯后，再看不到他们，才停了下来。

红月两眼通红，过来把我死命搂紧，无声地悲泣起来。

一时惹得其他各女无不泫然欲泣，只有雁菲菲神色如常，指挥着手下加入协助我帝国亲兵的工作。

我拍着红月的香肩道：“傻孩子！还有整整十天才到望海

城，你这么快便哭了吗？”

岂知这慰语毫不灵光，红月竟哭出声来，泪如雨下。

龙怡忍不住亦悲咽一声，投进采柔怀里，哭得比红月更厉害。

大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好奇地看看我怀中的红月，又看看变了泪人儿的龙怡。

我手足无措时，妮雅走了过来，把嘴巴接到红月耳旁，低声开解。

我叹了一口气，拦腰抱起红月，走到放在船尾处的大剑师座，坐了上去，让红月蜷伏怀里，道：“若你们不想由这里直站到望海城，请坐下吧！”

众女纷纷在两旁为她们预设的椅子坐下，龙怡离开了采柔的怀抱，垂着头坐在她身旁。

我环目一顾，独不见了雁菲菲，也看不到凌思。

妮雅瞪了我一眼道：“找谁？”她这是明知故问。

我知她并非嫉忌，而只是在耍弄我，淡淡道：“妮雅你过来，让我和我的宝贝女儿亲挚地说几句话儿。”

妮雅霞烧玉颊，嗔道：“我不过来！”

在我怀内刚才仍是悲苦万分的红月“嗤！”一声笑了出来，离开我的大腿，走到妮雅身旁，推着她向我走来，边向妮雅劝道：“听他和乖囡说什么也好呀！”

妮雅半推半就地来到我椅前，含嗔道：“你真有话和她说才好，你若欺她未出世而骗她，我可不过放你。”

怀了我的孩子后，妮雅的性格起了微妙的变化，情绪起伏不定，却也更专注、更深情。想起十多天后便要和她分离一段以年计的悠久岁月，踏上茫不可测的征途，心中那股使人阵阵痛楚的啮噬，正随着光阴的消逝，不断增强。

我要珍惜每一刻的光阴，好好爱惜她们，让她们享受到最甜

美的滋味。

忽然间，我又想起了这时不在场的凌思和雁菲菲。

自我向大祭司提出指定由雁菲菲护送我到望海城，我和她的恋情立时变得天下皆知，雁菲菲害羞起来，在众人的眼光前时，尽力和我保持一段距离，想想也教人既心动又好笑。女人！唉！女人！

凌思则是另一个问题，她始终只视自己是一个下人，这心态不难了解，妮雅红月等对她来说是高不可攀的社会阶层，兼之这些年来又一直干着婢仆的工作，只有让她当回婢仆，她才感到习惯自然。

勉强大概是没有什麼幸福的，好！我便让她当回婢女，但却是我的婢女，最亲近的婢女，最受宠的婢女。

红月的声音道：“喂！你这么出神地想什么？是否又见到将来？快告诉红月！”

我一震下使开了“小差”的思绪迅速回来，将耳朵贴到妮雅微隆的小腹上。

微风由河面吹来，清爽怡人，两岸的景色在船旁不住变化，美不胜收。这是只有神才能创出的土地！

年加啊！我终于将春天带来了给被苦难长期冰封了的净土。

秋阳温柔地抚摸着每一个人。而我的耳朵却一点不漏地收听着怀了我孩子的女人体内每一滴声音。

那是无限醉人的感觉。

妮雅的双手插进我的头发里，用力搓揉着我的脑壳。采柔、龙怡和大黑也围在椅旁，好奇地看着我究竟在进行什么勾当。

我长长吁了一口气，眼光掠过众女，最后落在妮雅情款深深的双眸处，微笑道：“我听到了我们幸福的将来。”

黄昏时分，我们将船泊往岸旁，准备度夜的安排。

趁采柔等和我荒唐一番后各都留在房内小睡的时刻，我大方地邀请雁菲菲陪我到岸上散步。

这美丽的的女将军含羞答应。

到了离船舰足有半哩外的下游，她仍只是垂着头、红着脸，一声不响地陪我走着。

我看着在路左悠悠流着的小仙河水，也感到没有说话的必要。想到这里，向旁轻移，用肩膀往她的香肩轻轻撞了一下。

她下垂的目光微扬起来，横了我一眼，那种欢喜难分的妩媚样儿，我可以起誓以前从未想过能在这英气尤胜男儿的女将脸上找到的。

我停了下来，微笑道：“不要走太远了！须防入黑走起来不方便。”环目四顾，看到岸旁有块隆起的巨石，道：“让我们到那石上坐坐，看看小仙河的夕阳，是否比得上天庙伟大的夕阳美景？”

说到这里，一只丰润温暖的玉手，送到了我右手里。

我心中一热，往她望去。

雁菲菲仰起泪珠挂颊的俏脸，颤声道：“大剑师！我很感激你。”

在主舱里，丰盛佳材美酿，摆满了大长木桌上。

红月龙怡等都在谈笑风生，一边等着开餐，一边羡慕着早开始了狼吞虎咽的大黑。

雁菲菲还未来，散步后或者要洗个澡也说不定。

凌思捧着一盘烤红了的牛肉进来，放在桌上，走时给我一把扭着，柔软的腰肢，使我感到活在众香国和温柔乡内的滋味。

凌思整块脸红了起来，低头道：“大剑师！我只是……”

我微笑道：“你只是我的仆人吗？”

凌思真诚地点头，道：“是的！是最忠心的仆人，永远的侍候大剑师。”

我柔声道：“你若真的愿意侍候我，我便留你在身旁吧！”

凌思猛点着头，情急地道：“当然是真心的，能服侍大剑师和各位大公贵女，是凌思的荣幸。”

搂着她蛮腰的手微一用力，凌思已软帖着我。

我感到她的娇躯在抖颤着。

众女都留心到我和凌思的情形，露出会心的微笑，俏皮的红月更作了个要我吻她的鬼脸。

我感到空气里荡漾着的春意，将嘴巴凑到凌思的耳旁道：“是否什么也服侍我？”

只要是正常的女人，就知道男人说这等话时有何居心，凌思也不例外，半惊半喜地微一点头，轻轻一挣后道：“我还要去传捧食物。”

我放开了她，让她自由离去，感到一种放恣后的痛快感觉。

凌思低着头，神不守舍地冲了出去，跟刚跨门而入，和破开荒换上一身彩衣的雁菲菲差点撞个满怀，道歉后匆匆去了。

我迎上雁菲菲，笑道：“你再不来的话，有人会饿坏肚子了。”忍不住馋兮兮地上下打量着她。

雁菲菲轻松了很多，道：“对不起！我有点事所以迟了。”

当她见我看犹未足，还全神用鼻子在嗅她沐浴后的香气时，镇定的神态立时崩溃，手足无措地嗔道：“大剑师！”

我心中好笑，女人就是这么样，连宝贵的身体也心甘情愿奉上时，偏要计较给人嗅上几口。

采柔走了过来，拉起雁菲菲的手，把腼腆的她带到长桌前坐下。

各人纷纷入席。

对着在满桌美食前围坐的五名美女，那种“志得意满”的感觉，比起赶走了黑又人犹有过之，举起美酒，道：“祝各位美女永远娇艳青春！”

在欢笑和干杯声中，我们开始了往望海城之旅的第一次晚宴。

在温柔的烛光下，凌思和妮雅的两个女亲兵，不住送上佳肴美饌，使我感到帝皇也不外如是。

酒精发挥着迷人的作用，雁菲菲将自己解放出来，和众女嬉笑玩闹，我也忘情地放怀大嚼，浑忘了即将来临的离别。

坐在我右旁的龙怡递过来聚仙湖的特产“忘忧果”，迫着我吃了几口，鲜甜的果肉和汁液使我满口芳香。

我知道净土会是一处终老的好地方。

人是否真是由天上下凡到人间的星宿。

不管这孰真孰假，只是这些美女的热情，已足以使天上的仙人心动得要下凡来经验这尘世了。

红月娇痴的笑声使我惊醒过来，原来这娇娇女愈玩愈凶，和龙怡迫着雁菲菲喝酒。

我向坐在我长桌另一端的妮雅和坐在她右旁的采柔望去，两女同时对我甜甜一笑。

这时凌思要为我添酒，我伸手搂着她的纤腰，问道：“你不饿吗？和我们一起吃点东西吧！”

凌思柔顺地道：“服侍完你们后我才吃，噢！”

话未说完，她已给我搂到怀里，坐到我的膝上。

想想也好笑，由初到净土时硬着心肠去拒绝任何爱情的发生，到现在主动地去爱惜调戏对我倾心的美女，这变化是多大？

尤其当魔女刃蕴藏的能量进入我身体后，我像脱胎换骨变了另一个人，再不拒绝幸福和美女的恩宠，只有这样生命才能显出它的光辉和意义。

因为我对将来再没有以往的恐惧，更不像昔日的有心无力。

我再不害怕命運。

就是在这种心态下，我放开了自己，尽情享受男女之间所能带来的欢娱，在经过了这么多悲苦的日子后，什么债也应还完了吧！

净土教晓了我爱情的真谛，那是不应被任何愚蠢的想法所拘束，没有妒忌，也没有悔恨，在爱情那纯美的天地里，任何负面的情绪也不应该存在着的。

我接过龙怡递过来的一片羊肉，送进凌恩鲜润的红唇里，又迫她喝了两口酒后，才放走这已羞得无地自容的动人女子。

红月鼓掌笑道：“各位姐姐请小心点，没有人跟他厮杀时的大剑师比任何男人都要荒唐好色！”

采柔等想起今午我把她们带到房内胡天胡帝的情景，都感到红月说得不是没有道理，似喜似嗔的向我瞪眼睛。

雁菲菲看也不敢看我，站起来道：“菲菲还有点事等着去办，要先告辞了！”

这时没有人不知道这在战场上威风八面的雌豹，在情场里只是只胆怯害羞的小白兔，坐在她旁的红月挽着她的手臂笑道：“今晚我们宣布休假一天，替大剑师生孩子的工作就落到你身上了。”

金黄的月色洒遍小仙河和远近的丘峦平野。

舱窗外传来秋虫的鸣叫，乍听似是杂乱无章，留神下才发觉其中存在着微妙的节奏。

我把椅子移到窗前，欣赏着夜月下小仙河的美景，向坐在床边默不作声的雁菲菲道：“菲菲！到我的怀里来，让我们共赏如此一个美好的晚上。”

这是雁菲菲的小舱房，自餐舱回来后，她只是垂着头，一眼也没有看我，一句话也没有说，但那种静默却比净土的任何美酒也更令人心醉。男人都是贪新鲜的。